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懐麓堂集卷九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五

經筵講章

翰林講讀之職有經筵有日講有東宮講經筵則摘經書要語為題先進講章至日陳于御案講官以次對講日講則循序排日上進起止撰成直解默記暗

誦如東宫之制尤為切要雖儀節不同所以敷析義理培養君德則一而已東陽自憲宗朝入翰林歷編脩侍講十有餘年成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宫班皆不預講事至孝宗朝屢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講學士弘治壬子始直日講兼經筵講官及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亦如之今上皇帝嗣統之初東陽實在内閣請以秋冬先就日講而職在提督正德紀元之春經筵肇啟東陽

以例開講葢至是而講讀之職始畢仰惟我國家誕
啟文運太祖太宗聖神天縱固無待於學問而能仁
宣兩朝皆以長君御極豫教之成其來久矣成化弘
治間聖學緝熙文學法從之臣朝夕誦說各以所學
期効分寸之益東陽雖久塵禁近晚充講官不二三
年遂叅機務其以經義供職事者無幾顧程頤之積
誠范祖禹之按講惴惴焉惟恐不及句讀訓詁雖非
大義所關然舍此無以為感格之地也謹彙次所撰

講章直解若干首為二卷別有三謨直解内閣所備
未經聽覽者則不及録云

中庸講章二首孟子一首書經二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這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聖道至大惟聖人能行之的
意思洋洋是流動充滿之貌峻是高大優優是充足貫
徹的意思禮儀是經禮禮之大處威儀是曲禮禮之小

處其人是指聖人說道是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
所共由惟聖人能盡之所以與做聖人之道子思說聖
人之道先說箇大哉二字以贊美之如何見得大處看
他洋洋乎在天地間流動而不凝滯充滿而不欠缺以
言其功用則凡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之物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都是此道之發育蓋物之所以為物不過陰陽
五行之氣此氣之所以流行即此理之所以流行也以
言其體叚則天下之物至高莫過于天至大亦莫過于

天此道之高大極至于天而與之無閒蓋天地之閒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這是聖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所以説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乎思又説這道理優優然大矣哉凡天下之事禮儀大處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之多無非此道之所存威儀小處如俯仰進退揖讓升降之類有三千條之細無非此道之所在這是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内而益可以見其大也所以説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箇道理雖是流行在天地賦予在萬民散殊在萬物然物得其偏而不得其全人得其粗而不得其精惟聖人盡此道於身故能行此道於天下所以說待其人而後行待之一字可見上天之道必有所付託而使之行而其生聖人者亦不為無意矣臣嘗論之聖人之道雖至高至大而其條目品節却至精至密聖人將那高大的收拾向細密處着實做將去外有以極其範圍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故此道

流行於天下無一毫欠缺使其自已有一事之不盡則於天下必有一事之不行矣豈足以為聖人哉蓋佛氏說空寂老氏說虛無皆窮高極遠自以為聖人之道若究其實則至於絶人倫廢飲食茫然無所用於天下天下徒慕其名不辨其失沉溺迷誤愈久而不自知此吾道所以不能行而求其行之者必待於聖人也然道雖常存而聖人不常出故道之在天下行者常少而塞者常多自堯舜以來大率數百年而聖人出出則行不出

則塞孔子以聖人而不得位于是以此道傳之後世而不行者久矣伏惟皇上以聖人之資傳聖人之道居行道之位而操參天地贊化育之權復隆古之太平除異端之末學正有望於今日之盛也臣等不勝至願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二章書說聖人至誠的妙用直與天地一般至是至極誠是真實無妄盡是無欠缺的意思性是天理賦與人的道理贊是相助化育是造化生育處參是相參的意思子思說惟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虛假天下不能加尚他既無虛假便自無有私欲當初上天賦予我的道理都能盡得如性中有箇仁便真箇盡得這仁的道理性中有箇義便真箇盡得這義的道理性中有箇禮智便真箇的盡得禮智的道理內外

精粗始終遠近一件件察得都無有昏蔽一件件行得都無有欠缺若是有一些虛假如何是盡得這如是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人的性也同是受于天的只是禀得氣質有不同處聖人能盡自己性故能真見那人的性與我一般使他亦能盡其性如不仁的教他盡得仁不義的教他盡得義無禮無智的教他盡得禮智都無有不能知不能行處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在物之性也是受于天的只是禀得形氣全不同於

聖人既能盡人的性故能真見得那物之性也是一般使他也能盡其性如牛便教他耕墾馬便教他馱載仲夏便斬陽木仲冬便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捕魚豺祭獸然後田獵與凡生尅制化飛潛動植之物一件件都處得停當無有不得其用不得其所的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天地造化生育之功雖是至大無外然亦自有分限天能賦予人道理不能使他盡這道理必待聖人教化他然後能盡天能生萬物不能使他自然成

用必待聖人制度他然後用得是天地的化育也是聖人賛助他這便是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至髙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聖人在中間也只是一箇人因他有這賛助化育的功故能上配天下配地將一身參在中間與天地並立為三少一箇不得這是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升而為天降而為地鍾而為人散而為物故人禀天地之氣體即天地之體心即是天地之心本都真實

無妄只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纔有不實便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了聖人出而為天下民之主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故其功用效驗直至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若使天下有一箇不善的人有一箇不得其所的物便不叫做參天地贊化育求其所以能如此者不是先盡了自己的性如何做得故子思論參贊天地必本於至誠其旨深矣這等德行這等事業只是堯舜能之

如欽明文思濬哲文明便是盡性平章而於變時雍愼嶶

五典而五典克從便是盡人之性山川水土則大禹成其績草木鳥獸則伯益順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故堯舜之功直與天地為無窮洪惟皇上以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可以建樞機於四表可以溥化育於羣生使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成參天地之功者只在皇上一心之誠何如耳伏惟聖明常加體驗一件政事如何是誠如何是不誠一件道理如何是盡如何是不盡民已化矣惟恐有一人之不化物已安矣惟恐有一物之不

安擴而充之以求乎其極則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章書是孟子滕文篇孟子答陳相説帝堯治天下教民復其常性意思聖人指帝舜説契是舜臣名司徒是舜時官名專管教民的事人倫是人之彝倫固有的道理即下文五件便是孟子因陳相説許行之道要與民

並耕而食因曉教他說聖人治天下只是教養二字帝舜聖人因帝堯舉用使禹治洪水益治山澤民得其養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深以為憂乃使契做司徒之官以教天下且說契把甚麽教他只是將民原禀受于天的五件要倫人性中固有的道理是那五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生至親的莫如父子有父子便自然有箇親愛的道理為父者自然慈憫他的兒子為子的自

然孝順他的父母都是親愛上發出來這便是父子有親有天下便有君臣君臣便自然有箇義合的道理為君的以義使臣事不合義則不可使他為臣的以義事君義有不合則不可苟祿都從義上發出來這便是君臣有義有夫婦便自然有箇分别道理夫婦相處恩義親密中間却有分限夫是夫婦是婦不相瀆亂這便是夫婦有别有長幼便自有箇次第的道理長幼相接等級不同中間却有箇次第不相侵犯這便是長幼有序

有朋友便自然有箇信實的道理朋友相交彼此来往誠信交孚不相疑忌不相欺誑這便是朋友有信這五件人倫都是人稟受于天固有的道理只因飽煖安逸為私欲所遮蔽將本心都喪失了聖人教民提撕警覺引掖開導他使他每各自完復了那本然之性所以風俗醇厚天下治安聖人憂民之心方可以少釋矣使天下有一人不復其性則聖人之憂不止也是固不可與民並耕而亦何暇于耕乎臣竊聖人治天下有君師之

責君主養師主教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孟子告陳相雖是一時闢邪扶正之辭實乃萬世君天下者之樞準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雖堯舜盛時猶不免於五品之不遜今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情久而易遷法令久而易玩豈無一人不復其性者仰惟皇上纘祖宗之鴻基膺君師之大任憂民之念思切淵衷伏望以身為教而示民之可從以道為治而化民之弗率唐虞之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欣願之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這是周書康王之誥說文武有聖德得賢臣故能受天
命有天下的意思文武是周文王武王丕是大平是均
平富是富足務是專用力的意思咎是咎惡底致至是
至極的意思去處齊是兼備信是誠實周康初即位告
諸侯說道舊時文王武王為君之德溥博而不狹隘使

天下無有彼此均平而不偏私使天下無有厚薄減薄稅斂使天下都富足無有窮困這是丕平富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復加刑刑又輕損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專意去尋人的罪惡這是不務咎這箇心推行將去都到那至極的去處兼盡得來都極誠信無一毫虛假内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所以說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熊與羆都是猛獸不二心是一心又是治康王又說昔

文武那時却也有熊羆一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輔佐文王武王保䕶經理我周邦國所以說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是正命訓字解作順字文武有此道當受正命天也順他所以下箇順字付是託畀是以康王又說文王武王既有這等聖德又有這等賢臣輔佐他以此承受上天的正命上天以此順文王武王之道把天下文付與他主管故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時天下大定所以說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王之意是說文武如此聖德猶委賢臣輔佐況我之德不及文武即位之初不頼羣臣輔佐如何保這天命求助之意可謂切矣臣嘗論之天命之所付託在人君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在大臣人君知此理必能任用賢才不肯自恃聰明人臣知此理必當竭盡才力不敢曠廢官職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然後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然一代創業之君必有一時佐命之臣若繼世之君

當即位之初尤不可無舊臣之助故成王告周公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及康王求助諸侯亦是此意後來二君都是保邦致治時有召公畢公在其致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號稱守成賢主豈不是諸舊臣輔佐之功後世守成之君如漢元帝尊蕭望之為師傅高帝知褚遂良為顧命之臣不但不肯聽信又將他枉害了這是有賢而不能用漢成帝師法張禹與議大政宋禮宗尊寵史彌遠惟言是

從這是用臣而非其人所以當時邦家禍患有不可勝
言者洪惟我朝聖祖神宗弘謨偉烈列聖相承重熙累
洽百有餘年守成大業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功成治
定逸豫易生聖帝明王未嘗不以為慮伏惟皇上思上
天付畀之重念祖宗創業之難體左右臣職之重推廣
聖德專任賢才以隆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則成康之
治不足言矣臣等不勝至願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傅說告高宗以法古為治的意思王是稱高宗建是立獲是得昔商高宗既得傅說為相訪以為學之道傅說因稱王以啟其君之聽說道凡人須求聞見廣博于天下的道理無所不聞無所不見這是為何惟要建立天下的事功蓋有一事必有一理有一件道理不通便有一件事幹不得然不可全資於人又要求之於古前代聖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都有訓戒與後人做師

法如二典三謨之類件件要學則天下之道理自然有得于心比之資于人者尤為親切這便是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傅說說人于行事之時若是不以古訓為師法只將私意小智變亂舊章有一利必有一害利處常少害處常多必至于下失人心上傷國體而欲久安長治永保子孫則非說之所聞言必無此理也這便是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臣按經書中言學字起於高宗傅說問答之詞蓋天下之人皆不

可不學而人君之學尤為緊要君之學與不學天下之
治亂係焉顧天下之理難辨而易昏天下之事難成而
易敗故必資于人以為聞見之地考諸古以證聞見之
真然後以成天下之治保天下之業高宗所以四海仰
德為令主豈非傅說之言有以啟之哉厥後宋臣范祖
禹講這一章書畢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三
句重讀兩三遍所以警戒仁宗之意深矣恭惟皇上以
睿聖之資傅帝王之學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惟在體察

斯言推之天下而已臣等無任惓惓仰望之至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是魯國之卿當時與孟孫叔孫號為三家皆魯國之强臣宰是家臣賦是取賦粟倍他日是取民粟米比往日加一倍徒是類小子是衆門

人鳴鼓而攻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孟子說季氏為魯國之卿平昔越禮僭分不守臣節侵漁剝削刻害小民他的富貴已過於周公了冉求做他的家臣不能朝夕規諫更改他的德行已是不能盡職反替他取民米粟比往日又加了一倍橫征暴斂日甚一日使小民愈加困苦無安生地則其罪又甚矣當時孔子聞得此事乃對衆門人說冉求忍心害理附姦黨惡不是我的徒類你衆門人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蓋甚絕之之意

也孔子既切責冉求然其意亦并警季氏孟子引之蓋欲使後世阿附權勢者知不為公論所容皆當以為戒也

右弘治五年五月初四日講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是善與人爭戰服是受上刑是上一等最重的刑罰連是結次是次一等稍重的刑罰辟是開墾萊是蒿

采任土地是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次是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孟子承上文說人君不行仁政為人臣的却自恃武勇善與人爭戰殊不知爭戰之時兩軍交至兵刃相接傷殘死亡不可勝紀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上一等最重的刑罰古之人如孫臏吳起之類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專以連結諸侯以口舌遊說列國如干齊楚則言某國兵弱可取干梁陳則言某國財盡可伐引誘列國諸侯互相併吞沒有了期這等人若以

先王之法律之當受次一等稍重的刑罰如蘇秦張儀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志在興利聚斂到處剪除了草萊開墾做田土分與百姓每着他耕種納賦稅年年徵科但知富國全不恤民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又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如李悝商鞅便是這一節蓋言當時人君不行仁政人臣專以此三者之事取名於世都是先王的罪人孟子此章亦遏人欲存天理之意有天下者不可不以為戒

四月初七日講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恭是恭敬儉是節儉侮是侮慢奪是侵奪惟恐不順是惟恐天下不順已聲音笑貌是假做於外的模樣孟子說人君能持身恭敬不驕傲的必能體貌大臣禮接羣下不肯恃其勢位輕易傲慢人君能用財節儉不奢侈

的必能取民有制不肯逞其威力分外侵奪人君這不侮不奪便是恭儉之驗于行事着實的若侮人之君任情使勢惟恐人不順其意豈能為恭奪人之君貪得無厭惟恐人不順其欲豈得為儉這恭儉二字須是有此實心成此實德積中發外自有不可掩者豈可本無其實而徒以聲音笑貌矯揉粧飾假做於外哉蓋誠偽之間天理人欲判然不同不可不謹當時列國之君或有名為恭儉其實不恭儉的孟子此言亦必有為而發

然實君人者所當知

四月十六日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國的辨士授是以物與人受是接受人物溺是落水援是救豺與狼都是野獸權是稱錘淳于髡問孟子說我聞得男女之間或以物與人或手受人物

都不親手交付只奠放地下使各自取去這果是古禮否孟子答說古者男女不親手授受所以遠別嫌疑此正是禮淳于髡又說假如嫂叔二人嫂是女叔是男嫂或偶然落在水中為叔的倉卒無有器物若不以手去救他必然渰死以手救他則於禮有碍不知當此時救的是不救的是孟子又答他說嫂叔至親若嫂落水而不救則陷於禽獸無復人理與豺狼一般如何不救且男女不親授受是禮之經常人所共守嫂溺將手去救

他是禮之權宜一時之事譬如那稱錘一般隨物輕重或往或來務要取箇恰好處若死守常法不通權宜便不是道理惟於權宜之中稱量得合着中道此乃所謂禮也淳于髡之意將欲孟子從權救世故先設為問難而孟子亦以正答之其義還在下文

四月二十三日講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夫子是尊稱之詞指孟子子是男子通稱指髩髩因孟子權字之義又設問說禮既有從權處方今天下大亂百姓每都遭陷溺如落水一般這百姓每都是我的同類也當從權去救他如何夫子都死守正道不肯將就求仕以救天下孟子又荅他說天下雖是陷溺惟道可以救之不比嫂溺於水只消以手救援便可濟事葢士君子出處必以正道不枉已求人庶幾為時君所重有言見聽有志得行方可救濟得天下百姓若是枉已

求人不爲時君所重諫不行言不聽德澤不下究如何救得天下百姓今爾要我救天下却教我先枉道以求合于人則是先棄了救天下的器具是要我以兩手救天下豈有此理乎此章言事之變者固可從權若道之正處決不可不守聖賢出處之宜大畧如此

右一授四月二十九日傅學士瀚講講例每三授則一温爲四日此以前温書皆傅講以後將輪温而直解已預辦三日故以初授屬

傅而東陽講次授以直溫書又後凡有事妨則五日代講而凡代講及溫講各附載所講直解于此式云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不教子是不親教其子夷是傷這夫子是子指父說公孫丑問于孟子說君子之於其子未有不愛而教之者然從來不肯親自為教是又何

故孟子荅說父子主恩若親教之則事勢或相乖戾至於不可行故不教也如何是不可行處蓋教子必以正道為主如教孝弟忠信之類若教之孝弟而弗從導之忠信而弗率則為父的必謂其子不足教而以怒責繼之矣夫既繼之以怒責則始也愛而教之今則反將那天性之恩傷了父既傷其子那為子的又責父說夫子以正道教我然我看夫子自身也未必行正道如何却要教我則是子又重傷其父矣父子之間彼此相傷

則為父的陷于不慈為子的陷于不孝豈不是入于惡了這便是勢有不行所以君子之人不親教其子也教之之法詳見下文

右一授傳學士作五月初八日代講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是交換責善是督責使必要為善離是情意間隔的意思孟子既荅公孫丑君子不親教子之義又推廣說

上古之人既不親自教子又不肯棄而不教於是將兒子與人兩相交換着教他所以全父子之恩又不失了為教的道理葢因父子之間骨肉至親不可互相督責務要他必行善道似朋友一般若父責子為善子又責父為善當其督責之時言語未免激切情意未免有間隔處一有間隔則父雖欲慈而反不得為慈子雖欲孝而反不得為孝父不慈子不孝則一家之内乖戾不祥的事無有大於此者責善本是好意其𡚁乃做出不祥

的事來古人所以不親敎子務要交换相敎正為此也
然所謂不責善者也不是全然不管如路人一般父之
於子當不義則從容訓戒子之於父當不義則從容諫
諍只是不可過於激切耳此又是孟子言外之意

五月十二日傅學士代講 巳上三授三月十六日温講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守身守之本也

事是奉事孰字解作何字守是持守本是根本孟子
設為問答說大凡人所當奉事的如事君事長之類非止

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事父母的道理最大人所當持守的如守國守官之類也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守身的道理最大這兩句是分說然就這兩件中又以守身為要若能循規蹈矩持守其身不失陷於不義之地便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無憂無辱這等事乃理之所當然我也曾聞得來若是放縱曠蕩陷其身於不義却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全無憂辱這等事我却不曾聞得是事親者又不可不先守其身也這兩句是

揔合說且事君事長那一件不是事然人先有父母而後有君長必事親能孝則推之于君而能忠推之于長而能順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根本守國守官那一件不是守然人有身然後可以做官可以治國必能守其身則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根本這兩句是反覆申明前兩句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講

曾子養曾晳至若曾子者可也

曾晳名點是曾子的父親徹是收曾元是曾子的兒子孟子既說事親為事之大于此又舉事親的實事說昔者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晳每設飲食必有酒肉不缺臨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子必請問父親說這餘剩的物把與誰喫或父母問這物有無曾子必答應說有蓋恐父親之意再欲與人便得與之也及曾晳死了曾元却又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設飲食亦必有酒肉不缺臨

到喫了將收拾去曾元遂不問這物與誰或父母問這物有無必答應說沒有其意將欲再進父不欲別與人也這便是奉養父母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要與人的好意而不忍傷了他乃養親之大者也大凡事親的人若能如曾子奉養父母的事不如曾元但養父母的口體則這人養親之道也把做可了夫孝如曾子已無以復加矣而止說箇可字者蓋人子之道雖做到十分極處也只是本分所當為豈以曾子之孝為有

餘哉孟子這一章既說守身為事親之大于此一段是見曾子能守身以事親之大的意思

右一授傳學士作傅省墓歸九月二十八日

代講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一章

人是人君所用的人適是過責間是非間大人是有大德的大臣格字解作正字是物之所取正者孟子說大凡人君所用的人豈能人人皆當使有一人不當也不

足與相過責所行的政豈能件件都是便有一件不是處也不足與相非間蓋用人行政都是人君一心若君心有不正則雖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此用人之非所以不足過責行政之失所以不足非間惟有大臣者道全德備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讐望丰采自能聳動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但君心萌動時有一不正便格之以歸於正如君心有不仁格之使必歸於仁則

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仁君心有不義格之以歸於義則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義君心既歸於仁義則凡不正處皆歸於正而凡用人行政莫不皆得其正夫君者國之表率天下之所視傚者一正其君則天下之人觀感興起無有不歸於正這便是國定果能正君而定國則何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然後足以為治哉孟子此章言輔相之職必先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心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這是萬世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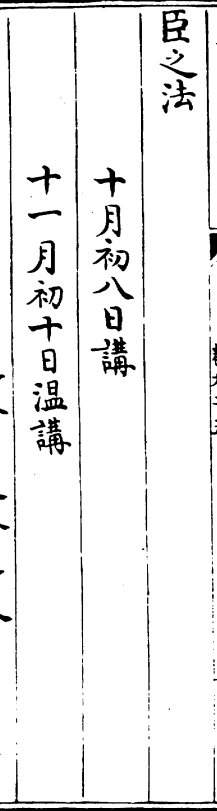
臣之法

十月初八日講

十一月初十日温講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是料度譽是贊譽毁是非毁孟子說人必有善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只是尋常度日所行的事與衆人一般本不足以致名譽原他的本心初不料名譽之至却偶然得人稱贊起來互相傳誦



衆口一辭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惡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小心畏愼所行的事務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招人議論却無過被人非毀說他不是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爲善得好名爲惡得惡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於常理之外的這等處去須要見得透修己的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自足了還要勉强爲善以求稱其名不可因外人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守得定終身不改觀人的不可徒取虚名便輕易

進用人不可信人讒謗便輕黜退人還要仔細詳加詢訪實有可用然後用實有可退然後退他如此則無實之毁譽不能亂矣這却是孟子言外含蓄的意思

弘治九年八月十三日講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過責孟子說人之言語若發之不當必然遭人過責既遭過責以後必不肯輕易發言故凡人之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胡亂說將出

去這等人只是偶然不曾遭人怪責他以此不知懲戒耳蓋常人之情前面無所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自是如此若君子之言則當謹而謹豈待有差失有過責而後不敢輕易哉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必是他學問有餘人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若是他心性好勝不待學

問充足只管好做人的師傅則自家滿足再無有進益了只是人的大病痛處不可不戒夫師之道固世之所不可無然亦不可輕易如此

右一授八月十四日程學士敏政講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一章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名昔日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

去孟子意說子敖是小人不當與他同遊因怪樂正子
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說你亦來見我乎樂正子見
孟子怪他不知何故問說先生如何說這等言語孟子
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幾日了樂正子答曰前日來的
孟子說既是前日來的如何兩日不來見我我說這等
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荅說因舍館未定所以不曾來
見孟子又說你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來見
長者乎蓋樂正子既已失其身又不早見長者其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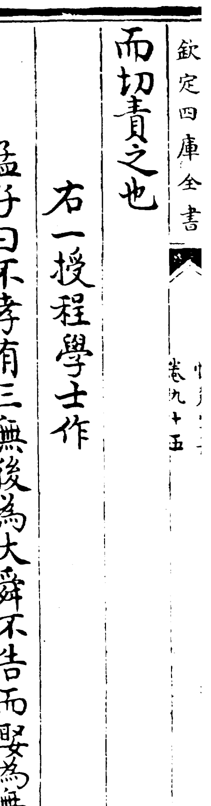
矣孟子且以不見之罪責之樂正子既聞得孟子說即引咎自責自稱其名說克自知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于受責亦自可見凡為師的必以孟子為法為弟子的亦不可文過飾非為樂正子名教中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講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徒字解作但字餔是食啜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王子敖來更無他事但這圖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人之道則能審於擇人嚴於處己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為動子敖本是齊王倖臣孟子平日絕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身



而切責之也

右一授程學士作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後是後嗣不告是不告父母娶是娶妻孟子說按古禮凡人不孝的事有三件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是一件不孝家貧親老不為祿仕是二不孝不娶無子絶先祖祀是三不孝這三件中惟有無後嗣一件是大不孝蓋子

孫所以報本追遠在於祭祀若是不娶妻不生子絕了祖父的祭祀不孝的事豈有大於此者故虞舜承帝堯的命娶了二女不曾告他父親瞽瞍得知娶妻大事豈有不告父母之理只是瞽瞍為父大不慈若是告知必然不要他娶不娶必然絕了後嗣得罪反重故不敢告也然舜雖不告君子論他則以為與告了的一般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禮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然常道人

皆可守權非聖人不能用若父之不慈不至瞽瞍子之大孝不及虞帝却欲不告而娶則是天下罪人又不可一概而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講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實字解作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仁之實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從兄人能敬事兄長便

是義之實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株樹愛物利民都是仁之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之一件上推來以此便見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忠君弟長都是義之枝葉其本却是從兄上推來以此見得從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近最為精實能於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右一授陳學士作九月初七日温講

智之實知斯二者至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從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說節文是品節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字解作何字蹈是舉足蹈地的模樣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于事親從兄又推智禮樂之實不在于他只在于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其常不離去了這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于這兩件為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這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是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

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則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遏止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而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九月十一日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至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的名底至也豫悅也定是各止其所的意思孟子因說帝舜之孝又推廣說舜能得親之歡又能諭親於道事親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至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底豫了只因瞽瞍一至底豫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可事的親都傚傚舜而為孝及至他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意思這便是定

舜之孝至于如此為法于天下自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稱做大孝盖凡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為萬世法也

九月十四日講

離婁章句上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帙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説虞舜生於諸馮遷居負夏没於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家文王生在岐周没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至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的篆刻文字從中分開使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有千餘年之久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道於中國以及於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之生無有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在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二聖之心豈能形容至聖若此哉

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講



懷麓堂集卷九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懷麓堂集卷九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六

東祀録

請書刻御製碑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該廵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等奏闕里孔子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乞御製碑及

遣官祭告等因奏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欽此除
欽遵外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碑文及遣
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
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繕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厲
宸章有孤恩典臣奉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勅中書
舍人喬宗齎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
領工部文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
京該部施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便益等因奉聖旨都

准此該衙門知道欽此

代祀孔廟有述

我皇重孔教廟祀嚴春秋睠玆闕里災有命事崇修憲使告成功封章達宸旈儒臣奉明祭吉日夙已諏靡監信王事瀕行罹國憂蒼黃變凶吉两月停子輈閏夏氣暄熱往哉難久留黃扉地親切使命渺無由向非重道心詎敢息與游朝辭魏闕下暮宿張灣頭發軔方草草計程勿悠悠江湖與廟廊自古相為謀

憂旱辭

黃塵赤日無南北平田見土不見麥秋麥垂垂盡枯死春麥雖青不滿咫秋田種少未種多田家四顧無妻子官河水淺舟不行漕舟不比南舟輕河西鈔關坐不稅太倉粳稻何時至一春無雨過半夏貧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懸河坐令愁怨成歡歌我行雖難奈樂何

天津

玉帛都來萬國朝棉航南去接天遥千家市遠晨分集

兩岸沙平夜退潮貢賦舊通滄海運星辰高象洛陽橋

河山四塞喉襟地重鎮還須擁使軺

夜過滄州二絶

滄瀛直上海門深南北流來自古今牧馬尚談今日事

買牛須見古人心

野凉溪樹晚蕭颼淺掛輕帆泝急流獨坐舡窓清不睡

聽風聽水過滄州

弔顔魯公詞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叛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乎先幾復潛鋒于外攘練周兵于丘甸峙魯遂于芻糧方其開筵饗士灑涕沾裳感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爲雙當是時也飽宴安之酖毒嬰富貴之膏盲釁起寝[illegible]奴禍延金張爭射

利以賞國孰扶顛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逵于蔽旒足跡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譎使強藩脇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煩而愈昌指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徃牒之具載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芻之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高原兮蒼蒼

將至德州徐都憲仲山來迓是夜微雨

說旱談荒夜不眠曉來衝雨各開船不辭飄灑沾衣袂

且愛依徽入野田雲好不應風作祟路長真以日為年無端又属淹留坐醉下篷窻一㬠然

次日大雨至夜喜而有作

打窻鳴雨喜來過坐聽歡呼雜櫂歌沙口渡喧人語亂柁樓風急水聲多塵心散渇真消得農事雖宜奈晩何七十二泉雲霧裏可能流潤入官河

過安平鎮減水石壩有懐劉司馬長句

黄陵江頭河水黄衝沙走石聲礌硠北趨平原下廣澤

直使運道無津梁坐滯漕舟百萬石賈船山壅徒紛麗

帝遣臺臣出治水水性硉兀難為降千金作堨萬夫力

頃刻下墮輕毫芒臺臣焦思廢食寢夜夢神禹授以玉

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豈以水石爭濤瀧地靈順

軌水怪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為陵下為澤復有石

壩砳礱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乃餘力非末

强憶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奠汶泗通漕綱尚書宋

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瑄武功徐公有貞何人亦奇

士戚以勲績為文章四十餘年復一决嘆此之績安可
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使船東來
一登眺風日飈爽炎天凉是時臺臣入兵省我在江湖
思廟廊但願此罔不墮河不徙縱有帶礪無滄桑

過汶上訪思聖堂

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跡存曰兹中都地宰此社與民大
哉堪輿門何者非吾人平生轍環志且復先鄉鄰損也
不宰費顧此逃權臣跡殊本同義於道諒有聞見賢且

思齊希聖復何云徘徊古祠下感慨傷心神

望闕里

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趾豈蒿萊衣冠夾路清風引
香帛盈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嵬
茲行合是平生事況有文章出上台

新廟告成事

巖巖岱岳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
以光於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昭如幅斯䡝如越斯茂

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於舊惟天降災爵攸是崇惟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俾假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牲册祝言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鑒饗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享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

右新廟五章一章六句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一章十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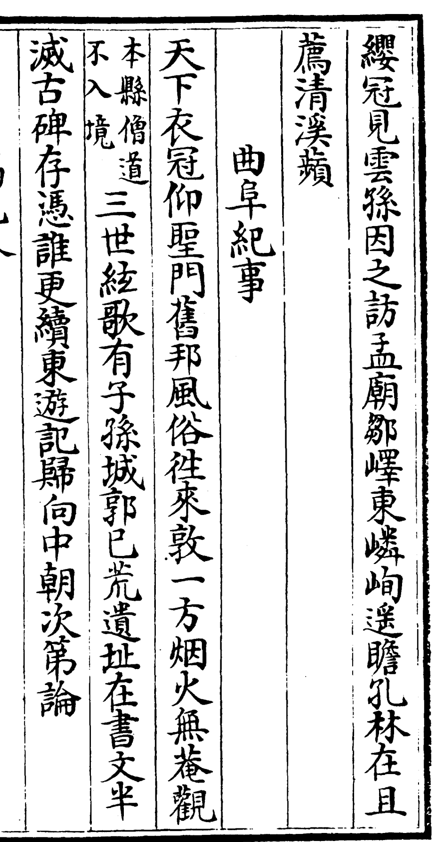
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坤靈洞名顏母在山名其東周原敞弘地中有文宣宫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黄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桷半巳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戚額面發紅荒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與替會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黄輩各自傳其宗琳琅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

彦徐都憲盧侍郎感舊傷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迴青驄

謁顔廟

至德不世出所居必有鄰依依闕里東見此陋巷存天資本純粹況乃沾陶甄禮樂以為邦克復以為仁當時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時可不道周公貧傷哉宣尼慟此涕復何人公封與廟配俎豆垂千春古祠久荒敝廢井尚未堙洞酌代明祀冷然洗心神舊第入環堵



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嶙峋遥瞻孔林在且薦清溪蘋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往來敦一方烟火無菴觀（本縣僧道不入境）三世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謁孔林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

蹕亭猶峙宋真宗亭 巢枝鳥未安世傳鳥雀不入林 斷碑深樹裡無路可尋看

周廟祀周公也

游于庠薦于庭坐于廟堂孰使我冠裳兮或飽而飫或煖而舒或佚而娛孰安我起居兮孔道之傳兮周祀之綿兮魯封之存兮曷以不永年兮

右周廟三章章四句

謁少昊墓

古稱少昊氏云是五帝先冊典既茫昧氏名僅流傳建都魯城東遺址有軒轅至今高原上陵樹欝成阡豐碑不刻字遺恨宣和年宋徽宗造碑甚鉅值金亂不果立國朝重明祀香帛隨纁玄時制每三年一祭我來訪舊跡幸未迷榛菅四顧林莽間野意各蒼然停車問父老相對兩無言

會東池有懷東莊聖公

半簾斜日罷登樓夢醒重来是舊遊山雨尚含青竹暝水風先動碧河秋望重東嶽疑千里興比南溪欠一舟

好事主人無在者十年心賞為誰酬

過曲阜孔永道見兆先壁上詩志痛一首

欵語清茶去復留敗墻殘墨重回頭無端又作春聲嘆拭目西風兩泪秋

泛南池有懷南溪聖公

輕舟別浦路迢遥危石虛亭影動揺雲去好山爭入座雨來新水欲平橋多情留客空杯酒舊事傷心但栁條今日我來還我去小山叢桂竟誰招

望嶽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嶽峯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紫愛沾嵐濕青憐潑黛濃長源隨迤邐高樹助蒙茸幢節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烟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混沌天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書禹貢肇域紀堯封挹淺臨滄澥憑虛揖華嵩行尊宜作太名重合稱宗外歛神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北闕身長繫東軺境暫逢崖躋愁月觀谷嘯想風從聖主勞心切儒臣

樂事慵饔飧慚驛廪輿從憫官庸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頭一笏誰共手雙筇日月蹉跎易溪湖隔限重奮飛翰鳥翼異飄泊信萍蹤濯日思晞髪凌秋憶盪胷酒闌多爽氣凉思脱惺鬆

祭尼山廟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二日辛卯具官李東陽奉勑代告闕里廟庭成事之後恭謁尼山謹率中書舍人喬宗以牲醴香燭之奠昭告于先師大成

至聖文宣王曰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運稟川岳之精
岱宗之麓有山曰尼洞曰坤靈者吾夫子之所生也仰
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群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
者實吾人所賴以有成也薦享之禮報答之義達上下
遠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屬
重建之舉為代告之行葢統于專命而不敢以附託為
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十里之程辦香之獻
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為子

而孝為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于幽明者方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萬冀聖靈其幸鑒之庶幾無負于心盟也謹告

祭南溪公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三日壬辰具官忝眷李東陽欽奉朝命祭告于闕里聖廟越既竣事乃克以剛鬣柔毛庶饈之奠致祭于故衍聖公南溪先生親家之靈曰予昔弱歲與公同朝邂乎其未始接也

粤自氷玉羅洗馬之好濟寧之邀竟同舟于輿盡空命
篤于神交既而徳卿陳提學惠我以柯伐賦我以桃夭
仰聖門之蔭澤挹令子之丰標書不越月望不崇朝公
葢嘗有意于予矣謂在潞水之瀕燕都之郊及乎新廟
有奐我車載膏奉王言于綸綍戒邦禮于牲牢瞻宫墻
而再拜歴庭館而同遨曾不幾時而公不我留也諒四
美之難具嗟萬物之既凋知此事之非偶嗟吾生之不
遭徒許心于掛劒猶戀德于綈袍已矣乎丹書玉節不

可以久駐空痛哭而還鑣嗚呼尚饗

祭東莊公文

前與公交義則隣曲後與公親情則骨肉公實為之豈必天屬新廟既揚代祀孔肅中更斁戚屢變寒燠公實啟之天竟從欲我來何遲公去何速入公之庭不聞箎塤坐公之筵不聆言笑默默蒼天悠悠九泉我來有期公不少延我之思公昔公之行贈有篇帙今公之沒瘞有銘刻公性所嗜公心可質我之來思久願永畢公乎

有知鑒我苾苾尚饗

代告闕里孔子廟記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闕里孔子廟成蓋自巳未夏六月以災告上既命學士臣李傑往告即下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前僉事臣李宗泗規畫略定今僉事臣黄繡綜理周畢而廵撫都察院臣徐源實綜之輪奐閎偉髹繪煇赫皆加于舊而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也事下禮部尚書臣張昇等以

為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建以昭示天下上親製碑文祝詞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物卜日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内閣行祭告禮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既釋服卒哭上未忍悲從吉典乃避殿賜勅以行臣東陽奉命惟謹以閏四月丁夘辭陛祭未至於廟時臣源實方迓於境衍聖公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踧踖易服迓於郊曲阜知縣臣孔彦士扶疾迓於驛甲申遂致齋越三日丁亥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有事

於廟右通政臣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偁以廵撫至臣盧珝以清軍至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戈瑄署都指揮僉事臣申寧以三司長至左叅議臣冒政以分守至僉事臣袁經以分廵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繡同在皆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則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啟聖王殿則三世學録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小大來會者以數百計前日時雨連降及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歡暢

歌工舞佾奏器執事之臣下逮胥隷僕從皆欣欣然如雲之從風水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嘆曰於戲人性之善惡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峻法以驅之使入于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覩聖人之所為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以想像其形容卒然之間怠心與蹶心釋而不自覺盖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士大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

忘哉且夫褒崇之典雖于聖人無所加損而與世道常相為重輕故太牢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國朝太祖高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憲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籩豆十二天子之禮至是始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聖天子登極視學以來益加崇重是役也至集天下之財聚數年之力又輟論思輔導之職詔旨諄切禮意深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向方一轉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祭之義

則可以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之當行為臣必忠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擴其端而充之將不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以告來世若闡揚道德以彰教化則金章宸翰昭如日星有目者所得共覩臣曷敢賛一詞哉榮禄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史官會典總裁臣李東陽拜手稽首謹記

重建孔子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爲竹木之税舟船之
税麥絲之税及公帑之藏其名物之籍木則市之楚蜀
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甎甓鉛鐵則官爲之陶冶丹
堊髹漆則集之于商斲削搏裁雕琢繪飾之工則徵之
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而官予之直
若食焉廵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廵按若御史高
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璧督工之官則叅
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更代不恒至都御史

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黄君繡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為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奇廣倍其半為左右廡百餘楹後為寢殿八楹前為告壇又前為奎文閣楹視寢數崇畧與殿等又前為門四重中為橋三殿之左為家廟後為神厨前為詩禮堂為神庫又前為燕申門殿之右為啟聖王殿後為寢前為金絲堂又前為啟聖門左右為齋室室之外為快覩仰瞻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為鍾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為碑亭

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其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構締完整象設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天下之大觀皆備于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于弘治庚申之二月落成于甲子之正月始建之命衍聖公聞詔已嗣爵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曹君元按察郭君瑄等皆來會齋祭既畢達觀于新廟東陽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也

又揖董君而前曰是惟僉憲之達于政勤於所事夙夜匪懈以成此功也皆遜弗敢居又揖行聖公而進之曰是惟先師道德之深澤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成之尚慎守祗奉以無負于吾君無忝于爾所生也聞韶曰敢不于斯言是圖東陽既紀祀事黄君將為廟圖别勒于石以示久遠因復為序之而藩憲郡縣及凡有事于廟者則書其名氏于後云

詩禮堂銘有序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黄君繡重建兹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示留孔氏為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于火今移而東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遺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删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

金所駐蹕在昔有然矧我今日新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有序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掘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葢世所傳魯共王聞金石絲竹之聲者也故歷代之樂器藏于其間比者廟燬而堂獨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轉而西與詩禮堂正相直東既各為額篆復為銘金絲之銘曰維孔

有宅曰維聖門魯共何人欲壊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閭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則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詞

悼手植檜次匏菴先生韻

孔庭盡烈火廟貌倐更新嗟哉古檜燬僅見孤根存槎牙横高堂突兀撐重門禮記嘗及漢官封未汚秦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翩會衆芳茂蓊欝如雲屯枯荄發

餘燼往代有遺丈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帝元年復生唐乾封三年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

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雷聲久絶響五月始一聞矧

茲時雨降遠邇皆覃均仰高復好古一日累數廵發育

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彌蓋翹首看嶙峋

題袁僉事松窒圖卷

高松𨻶拏如攫雲袁窒動地空中聞秋深怒呼夜濤湧

勢若萬馬驅千軍陰風蕭蕭山鬼泣水底長鯨作人立

老子橫揮似有神紛紛畫史何嗟及東臺鐵冠金石腸

携來兩袖皆風霜官船五月不知暑擲筆停杯聽山雨

題徐都憲水村竹屋卷

䳺䳺水中村灑灑屋上竹廛居遠城市屣脫去塵俗朝看碧山爽夕泛晴波淥江湖有襟帶冠履無拘束昔聞東吳老本出南州族封非渭川户乞豈江湖曲溪山舊業在圖史清風續華躋歷臺省雅尚在陵谷夢寐三十年此封還此屋宦塗復傾盖佳話時秉燭指點入丹青依稀過江麓感今復懷舊歲月如轉轂倘遂江湖遊隣

哉我當卜

題徐都憲椒園茅屋卷

南園種椒椒實紅中堂覆茅茅葉重蹤香細影入簾户千樹萬樹皆春風堂前不種閒花草祇愛椒花得春早庭檜應同手植成江柟柱被風吹倒人家何獨無此堂豈有喬木參天長顧君朝葺堂茅夜灌樹長記仙翁醉遊處

過天津聞京師大雨

水急知山雨天昏識海雲寵開青草色歡動白鷗羣露

禱心須應平安報屢聞向來家國念聊以慰憂勤

漷縣祭蒙泉外舅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子朔越二十一日庚

戌具官門生李東陽代告闕里歸過漷縣謹以辦香斗

酒之奠遥祭于我外舅蒙泉先生岳公之墓曰公之進

退惟道升降公之存亾惟世輕重四海之外百年之内

孰不知所謂蒙泉先生也東陽夙自髫丱獲瞻門庭遇

我以國士賓我以館甥道義之感文章之託其在天下者非一人之私情也然而生不侍于膝死不送于塋心許于南都之使天留于闕里之行當是時也公女既折吾子亦傾慨萬事之更變傷二姓之凋零痛通家之骨肉想不死之精英顧官階禄秩已過公之倍屣而風節勲業曾不及公之竒贏不勇退以自脱猶蹈常而守經此雖與世俗者道將永質于幽冥杳佳城之莫即終飲淚而呑聲

歸至張家灣舟中作

使節南行又北旋眼中風物轉堪憐麥苗枯盡初逢雨河水重來始放船野哭時時聞鬬殺山通處處起顛連燈明月暗蓬窻底細寫封章達九天

復命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因闕里孔廟落成該禮部題奉勅遣臣前往祭告續該臣題准令中書舍人喬宗前往恭寫御製碑文并遣祭祝文上石等因臣欽遵弘治十七年閏

四月初七日起程本月二十三日前到闕里致齋二十七日行祭告禮隨即督令奏帶文思院副使閻傑鐫刻碑石各已完備五月初六日該廵撫都察院徐源督工按察使僉事黄繡等樹立訖臣看得所建廟宇規制閎偉工作精緻而金章睿藻大書深刻誠千年之曠典一代之偉觀足以上妥聖靈光昭儒道傳之後世永永無窮臣事畢之日遵奉勅旨星馳回京復命除將前項御製文字各一通遵摹搨前來另行裝潢進呈外縁係奉勅

公務事理謹具題知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通達下情題本

題為通達下情事臣備員内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乃其常職比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緘默謹披肝瀝胆為陛下言之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適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䌫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

横殺人刼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刼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囬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揚各府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逃生運糧官軍搬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莫知所措以至江浙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户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

北地貧薄素無積累今秋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尚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于斯可為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都邑曩于成化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狀州縣凋敝之由以今較昔十倍于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卓冠羣倫而居于九重之上深宫之内小臣百執事知之不敢言言之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

聞之又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嘗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税課歳有常額而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泒重疊木植顔料百凡之物歳無虚月内府錢粮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賠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天災迭降固

有由然他如遊手之徒號稱至親名因附搭鹽船督言各處馬頭起葢店房網羅商税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驚疑大非細故織造内官縱使羣小採打閘河官吏趕捉買賣民居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在塗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是皆起于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其禍甚小而蒙蔽之禍

甚深大壞極獘皆由于此臣既盡知而不盡言恐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生民疲敝已深而國用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給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特降綸音令內外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稱頌聖明以為太平

之幾端在于此臣竊念徃時詔旨頒降章疏畢陳而事
關内府貴戚每爲掣肘如去年内户部等衙門後府等
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
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累歲不賜施行臣恐今次所開
又成故紙如聖諭所謂虚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
天變何時而彌乎伏望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
查照前項節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
詳加採擇期在必行乞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

之官賞停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歉成豐轉災為福可以延宗社萬萬年之休矣臣燮理無狀匡輔罔功凡臣所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另行具奏辭避外今將通達下情謹題請旨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奏聖旨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施行的着各衙門查議明白開具來説欽此

紀行雜志

弘治甲子四月丁夘陛辭奉勅賜酒饌而行部院諸公

卿餞于崇文門外同年諸公又送于大通橋東館閣諸
先生餞于三忠祠府寺諸卿丞又餞于前至深溝諸門
人官屬暨諸鄉舊分餞于廣惠寺癸丑諸門生餞于糕
米店時中書舍人喬生宗亦奉吉有事于廟其弟太常
少卿宇暨諸故舊偕餞于前而諸親尤厚者又餞而前
乃别暮至張家灣廵撫山東都御史徐公源已遣舟來
迎宿于舟中戊辰大風午始定乃放舟夜至漷縣巳己
過和合驛商郎中良輔張主事邦瑞來迓夜至河西務

庚午過楊村驛得風行至暮風横行尚未至丁字沽數
里遂野泊至辛未兵備施副使槃來迓過天津又與商
張舟送過楊青驛夜過静海縣壬申過流河驛又過青
縣都御史王公沂遣人自真定來迓又過興濟縣趙主
事名鶴張主事名天相來迓夜過滄州廵塩王御史愷
來會癸酉過磚河驛又過新橋驛夜過族兄訓導經甲
戌過連窩驛又過良店驛孔知縣華公自寧津來會清
軍盧御史瑚崔叅政巖皆來迓是夜徐都憲來迓遂同

舟達旦乙亥微雨旋復霽毛叅議珵楊僉事壽皆來迓過德州廵按陸御史偁以書來迓漕運都御史張公縉都督郭公鋐皆遣人自淮安來迓又過故城縣馬御史中錫方家居會于舟中錢御醫宗甫先寓京師予延諸闕里視故衍聖公南溪先生疾至巳弗瘳歸留故城予訪之不及見而去丙子過甲馬營驛大雨過武城縣又過渡口驛兵備李副使善守備劉都指揮金方郎中璘王主事鉉徐主事璉童主事器王主事納誨及鎮守臨

清朱太監雲皆冒雨來迓喜甚謂自春以來未見此雨丁丑晚至臨清史郎中學夏主事昇吳進士便次第來會李知府舉曹通判鏌皆來迓是日得汪編修俊檢討偉書戊寅過東昌至魏家灣閘管河通政使韓公鼎及袁僉事經皆來迓巳夘過安平鎮登減水石壩觀徃歲奉勅所撰記石刻項郎中甘明林進士廷皆來會是夜宿安山驛因與韓通政談南旺湖水淺運舟拍塞不得進乃决議陸行庚辰過東平州進訪帝堯墓墓在州城

東北二十里及冉子墓在東十里皆遠弗能至過新橋
驛宿汶上縣訪思聖堂盖中都地宣聖所爲宰故名有元
人記石刻喬中書舍人搨之聞有王彦章祠不及赴是日
提學陳副使鎬修廟黄僉事繡次第奉迓辛巳過新嘉
驛闕里司樂典籍管勾來迓曲阜孔知縣彦士道得疾
不及見胃叅政政及衍聖公聞韶先迓至濟寧弗值至
是皆來迓夜宿兖州府壬午朝魯府賜饌于承運門設
樂辭簪花又辭東門郡王鄒平王長子遣人請見皆辭

不赴癸未孔氏學録公璜顔博士公鉉孟博士元畢主事昭次第來迓晨至闕里雨衍聖公方在父喪易服率族人及顔孟子孫迎香帛祝文于三里鋪行五拜禮遂前導至于奎文閣禮如初因謁聖廟廵撫廵按清軍及三司府縣學官諸生皆陪位出會于詩禮堂宿于南池先是李御史良以書自淮揚來迓不值留書而去甲申遍觀廟宇皆新搆窮極壯麗共致瞻羡觀漢魏以来諸碑刻半已剥落前後古木數百株森聳如故觀手植檜

巳煅枯根可二三丈許相與嘆惋久之是夜遂致齋乙酉觀書御製碑文字可一寸殊整健韓通政來會遂登奎文閣望泰山及尼防見繹諸山丙戌雨習儀于詩禮堂遂省牲丁亥行祭告禮喬中書宗分獻東哲曹布政元獻西哲顔博士鋐獻東廡孟博士元獻西廡孔學録公璜獻啟聖王殿是夜雨霽禮成月東出衆情忻懌是日會宴于詩禮堂不用樂戊子徐都憲率衆請紀祀事致幣却之謁顔子廟見其傾圮太甚嘆惋久之觀顔井相

傳為陋巷舊址今有亭在焉出訪顔博士家比謁孔林拜瞻三世墓莫能辨方向上各有石碣大字宋所立也因西過南溪東莊二聖公新墓哭焉歸謁周公廟顔閔麗亦黄僉事所建也廵撫而下皆陪位是日宴衍聖公府孔學録代行酒已丑則韓通政曹布政戈按察申都事皆辭去徐都憲會于公館夜會于東莊子閒詩家五月庚寅朔謁廟過曲阜縣訪孔知縣彦士族長希瑾輩至承泗宅見兆先所題壁慟哭而返陸盧二御史會于

東池辛卯謁尼山聖廟行釋菜禮喬中書袁僉事陪位
衍聖公及其弟聞詩聞禮闇善皆從見殿宇敝陋寢殿
尤圮塑像皆暴露風日中因憶舊歲兖州嘗求修廟記
而壞弛如此悵恨不能置遂訪坤靈洞深不過數尺求
宋楊奐東遊記所載石床石枕者無有也過顔母山衍
聖公徃登焉歸言酌聖井水甚清洌宿其新莊望孟子
廟及嶧山遠不能赴壬辰歸闕里祭南溪公晚祭東莊
公與其諸子哭盡哀是日陸盧二御史皆辭去癸巳將

謁廟辭徐都憲及黄僉事來告碑刻將完卜以己未立于新廟請留觀之是日陳副使辭去始議修闕里志林主事文焕來見甲午端陽節廟祭致胙孔氏請遊南池以朝廷免宴辭不赴乙未觀立御製碑事畢而雨會于詩禮堂是日徐都憲率衆來致賀幣却之丙申戒行雨復作黄僉事請作廟圖序不果行徐都憲等約遊泰山以朝廷尚在哀戚不敢赴丁酉以仲夏時祭來致胙徐都憲等餞于詩禮堂復致幣又却之戊戌雨謁廟辭徐

都憲等邀觀達泉即左傳所載者岸有石刻二大字因過孔承貴竹園園内有新泉及濯纓泉鉅竹萬竿高下曲折水聲潀潀出蒙翳間葢孔氏一勝地也歸衍聖公餞于家己亥雨平旦不止遂啟行徐都憲等餞于三里鋪及巳乃霽過兖州不入魯王遣長史來邀重會辭不赴暮至濟寧孔公翰聞京師閏月丁丑雨葢乙亥奉旨祈雨三日而應林主事送過長溝龍員外霓來見韓通政復自張秋來迓南旺水淺不可行至是汶水至加一

尺許夜至開河驛辛丑行聖公送至安山驛乃辭去徐都憲袁僉事復自東平来會是夜至安平鎮壬寅會韓通政公鉉遂行晡又雨夜過東昌癸卯過臨清徐都憲朱太監等會于公館邽花及樂甲辰王徐董王四主事及李副使送至渡口驛夜過故城馬都憲及錢御醫會于舟中是日聞劉謝二公謝位不允聞尚書侶公鍾致仕乙巳昌𢁉政黄僉事送至德州陸盧二侍御及二司遣學官來致書請修闕里志徐都憲韓通政袁僉事送

至良店驛晝境而别得南屏潘公辰及族子嘉敬書夜風雨驟至宿連窩驛是日聞提學陳御史在覇州丙午黎御史鳳見于舟中夜過興濟縣丁未過流河驛訓𡨚族凡復來會得崔生傑書夜過靜海縣戊申過天津衛至丁字沽始得水夜宿楊村驛已酉間京師大雨商郎中張主事送過河西務是日聞陳御史擢浙江提學副司使已赴京矣庚戌過漷縣欲謁外舅蒙泉岳公墓以道濘不果遣劉主簿釗致祝文香燭辛亥宿張家灣趙

主事復來會壬子過通州李外貟金華來迓過深溝諸親舊次第來迓至京宿西朝房癸丑劉謝二公會于朝房甲寅復命賜酒饌如初丙辰遣内官賜羊酒寳鈔

代襲封衍聖公謝恩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襃揚每荷于朝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盛俯慚接武之

難負重寄堪臨深莫喻茲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衷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
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具百代彛章之美
粤自前漢肇牲牢之祀後周極茅土之封逮及本朝益
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
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餼之儀代則
謹承傳之序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
被魯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

聞詔早厠黌宫粗通章句執籩豆以行禮樂非曰能之
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覩皇風雍穆至治馨香
岱視三公世世居東而享德嵩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
朝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衍聖公謝修廟遣祭表

具官臣孔聞韶欽蒙聖恩命工重建闕里祖廟及御製
碑文遣官祭告謹率族人孔訶等上表稱謝者臣聞韶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

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葢政閎治體好本民彛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剩澤沾被子孫其視常情曷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壽攸示戒烬燼無餘伏遇皇帝陛下天啟聖衷道符先揆顧宫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勅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閲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于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

也又有奎章睿藻降自重霄名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脩郡邑之粢犧特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閻詔甫襲官封方膺服制念君命重于家事而祖廟尊于父喪易服以迎拜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户禮樂益弘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名言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溪賦

西涯子寓于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既散清飈徐来旭日始旦春服漸成烏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群憂之一泮沿堤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呦鹿囿鳴變禽緐華矅其陽叢篠蔭其陰松移徂徠之峯石出太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朕菱穿荇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以窺明激輕清而拂潤

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雪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鳧繹背負岱宗左拱尼阜之嶄巖右瞻文廟之巃嵸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逵泉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幕冪冪以四布雲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其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寧我獨羡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

漢國之故地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汚濁沉渟清泠塞者疏而為通涸者瀦而為盈坊危有堤臨深有凭培舊植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冠裳之所咸集軒冕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為盛事海內想見其風聲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薊遊燕檣吳纜楚忽使軺之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魯之山兮嶔峙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胡為兮此溪窺聖

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嘆時乎之不再覩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宫牆之崔巍家與國而咸休名與牒而俱重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為期于是行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筆書于堂壁徘徊日夕盖三宿而後出也

懷麓堂集卷九十六